

白菜： 北方冬日里的人间风味

雪樱



1

《东京梦华录》记述宋朝都城冬储大白菜的场景——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官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之用。于是车载马驮，充塞道路。

过去，每到冬天，学校的食堂去农村采购大白菜，一车一车的白菜运进来，发放给职工和家属，那种场面格外热闹。人们或用自行车或用小拖车前去领白菜，排起长长的队伍，喧嚷嚷嚷的，你帮我抬包、我帮你装车，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很是令人感动。

我们家住在筒子楼，炉灶在屋外，做饭都在走廊里。那个时候，没有集中供暖，冬季取暖住户都是点蜂窝煤炉子。因此，楼道里被充分利用起来，排满蜂窝煤，发的白菜搁在蜂窝煤上面，或紧挨墙根摆放，棵棵白菜排列整齐，像一个个胖娃娃，那样可爱；白的帮子，晶莹剔透，绿的叶子，碧色滴翠。

天寒地冻，楼道里经常萦绕着白菜炖粉条的香味，用小砂锅炖，白菜、豆腐、排骨、粉条、香菇等。中午放学回家，见邻居家的蜂窝煤炉子上呼呼冒着白气，“噗嗤噗嗤”的，我便想吃。大人见状，会数落一顿：“看把你馋的，别人家炖的白菜比咱家香，那你跟人家吃去吧！”邻里之间相处得像一家人，无论砂锅白菜豆腐，还是包白菜水饺，都会给有孩子的住户送上一份。所以，每每闻见砂锅香的味道时，我便盼望着邻居来送一碗。

一锅肉里有好多故事，同样，一棵白菜也有好多故事。女友岚岚毕业后和男朋友在外面租房，那年冬天，他们交上婚房首付，每月还贷，深深体悟到过日子要精打细算。有一段时间，白菜成为三餐的主旋律，两人不怎么会做饭，于是边学边实践。一棵白菜他们吃了一个星期，白菜炖粉条、醋溜白菜、凉拌白菜帮子、酸辣白菜汤。岚岚向我抱怨：“难吃死了，吃得我都反胃，我要重新考虑和他的爱情！”后来，他们闹过分手，很长时间，分分合合，最终牵手走进围城。婚后，忆起吃白菜的这段生活，岚岚感慨良多地说：“我慢慢懂得，白菜才是敦敦实实的烟火生活，玫瑰属于浪漫憧憬，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它。”

2

“白菜不如白菜香”，白菜是平民菜，谁都能吃得起，也是我们平凡生活的一部分。朋友的老家在东北，那年过年回家，他带回一袋酸菜，切成丝，炖猪肉粉条。第一次品尝到正宗的酸菜，我吃得大快朵颐，只慨叹他带得太少。他告诉我，“母亲每年都做酸菜，这几年我外出上学、工作，在外面也经常吃酸菜，但都没有老家的好吃。”东北人家中有两个宝贝：酸菜缸、腌酸菜用的大石头。听他介绍，腌制酸菜，常见的是生腌。挑选好白菜，摘去残根烂叶，在太阳底下晾晒几天。然后，用清水洗净，再一棵棵、一层层地摆放在缸里，菜顶压上一块石头，加入凉开水浸腌起来，密封存放，30天左右便大功告成。还有一种熟腌，先烧一大锅开水，将洗净的白菜放入锅里烫一下，等冷却后再压进缸里，一个月后便能食用了。

有个邻居是东北人，每年刚进11月他都开车去批发市场批上几百斤白菜，回来后挑拣、晾晒、腌制，他好这一口，还分给亲朋好友。想起作家钟晓阳书中的一段话：“东北是粗黄的窝窝头上的洞里，躲着的那个温寒的北国。东北的月是个圆滚滚的馒头，东北整个儿是白面大米高粱玉米粥塑的。”我要加上一句，东北也是酸菜塑的，酸菜氤氲出东北人勤劳和乐观的家风。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菜，在他们手中变成百吃不厌的菜肴，即使“一碗清汤寡水的肉片酸菜粉丝”（出自迟子建《福翩翩》），也能品出生活的希望。

经常听老人说，“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平平淡淡，清清美美，这正是白菜的美德。蔬菜家族中，白菜堪称“无冕之王”，无论达官贵族，还是贩夫走卒，都有享用它的权利；它不娇气，不势利，不炫耀，不与那些时令蔬菜争宠，却位居餐桌首席，是居家必备的菜品。生于卑贱，存于四季，种类繁多，烹饪各异；其生命顽强，终老之际，也会留一段清香在人间。

3

冬去春来，你常常会收获一份惊喜：储藏室的白菜竟鼓起小腹，绽出花来，嫩嫩黄黄，柔弱玲珑，宛若婴孩，不忍触摸；将其放入碗中，浇水，白菜花儿能够存活好些日子，透迤出春日的生机。张大千曾作画《萝卜白菜》，上面题写一首诗，很是耐人寻味，“冷澹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萝卜白菜寓意国画的峥嵘风骨，但这何尝不是他个人情怀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张口闭口“白菜价”的网络时代，白菜没有受到冷遇，依然是百姓冬日餐桌上的主打菜，而立冬储白菜这个老习俗，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坚守着。整个冬天，餐桌上不会缺少白菜，不吃上一顿白菜炖粉条，人们会觉得好像少点什么，它见证着我们相属相连、相承相悦的岁月。



人间真味 凌霄 绘

人物

杨河芬见朱胜康不肯去，就只得自己去。

到了朱敬康老汉家，一问是啥原因吵起的，朱敬康老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究竟是啥原因吵起的。他说：“不知道因为个啥话，肯定是哪句话说的不合他心思了，他就跟我争辩起来，我说了句，他就跟我顶上了。也没矛盾，我也不会记恨他。他就那个犟劲儿，我早就知道，一个村搁守了一辈子呀，谁还不知道个谁。为这个事还让杨书记专门过来，真是让我这老脸都不知往哪搁了。”杨河芬见朱敬康老汉这头儿不会出事，就闲聊了两句，随后到朱荣贵老汉家去。

杨河芬之前来过朱荣贵家，知道他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结婚

了。大女儿和大女婿都在北京打工，大外孙在天镇县城读初中，学校放假了就回老汉家里。二女儿在怀仁县打工，二女婿在村里当小工，照看一子一女，都在上小学。儿子在深圳打工，儿媳也住在深圳，不过没打工。杨河芬先聊了会儿今年地里收成的话，又聊了会儿他家子女的话，话题就转到两个老汉吵架的事上。

朱荣贵一听这话，脖子就梗起来，说话也粗硬起来，骂朱敬康啥也不懂还在那儿瞎说。杨河芬问：“朱敬康瞎说啥了？”朱荣贵就你来我去毫不礼貌地用手指着杨河芬说：“就拿你照相、放电影来说，这顶个屁用！照个相能当吃？放个电影能当穿？弄这个连屁的用

山西人民出版社

80

蒋蒋
京韵
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也没有！朱敬康偏说有用，他就知道溜讨好你们这些当官儿的，一点儿也不耿直。”杨河芬一听才知道，这事还牵涉到自己，竟然是因为自己才吵起来的。杨河芬就问：“您对照相、放电影有看法？”朱荣贵的老婆张荣萍一看没说几句话就又杠上了，紧使眼色。

山西经济出版社

43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同学们干嘛要悲伤！
同学们干嘛要颓丧？！
看吧，
我们有四万万顽强的头颅，
我们有八万万有力的臂膀，
我们有一万万把镰刀和锄头，

我们有无量数的刀枪！
……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会后，学生在西安城里举行游行，然后准备步行到临潼向督促张学良“剿共”的蒋介石请愿。

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灞桥桥头，怕学生吃亏的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返回。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听到歌声，张学良热泪盈眶，向大家保证：“一个礼拜以内，我用行动回答大家！”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歌声飘荡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这首雄壮有力的抗战金曲反映出抗日根据地人民积极踊跃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气概。

连载